

三尋秦記

〈卷十一〉

易

◎ 奇幻系列

黃易

◎ 玄幻系

尋秦記

〈卷十二〉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玄幻系列·寻秦记

黄易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130 千字:2600

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 套

ISBN 7-5363-3214-9/I·835 全套定价:168 元(共十二卷)

(每卷定价:14 元)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。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大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里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里独领风骚，更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之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（体能和智力的极限）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外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上人才凋，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，人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第一章 冤家路窄

解子元坐在榻旁的软垫上，搔头道：“你怎会忽然病得脸无人色似的，小弟还想找你去逛逛呢？”

项少龙愕然道：“你的事解决了吗？”

解子元道：“就算解决不了，小弟都要为兰宫媛写成最后压轴那一曲，今次糟了，最怕大王怪责我。”

项少龙为他着急道：“只有五天时间了，怎么办才好。你自己去不行吗？”

解子元苦笑道：“内人只信任你一个人，我若不带你回家给她过目，什么地方都去不了。”

项少龙献计道：“你说要去仲孙龙处商量要事不就成了嘛。”

解子元叹道：“仲孙玄华那家伙怎敢瞒她，只一句就知我在说谎。”

项少龙推被而起道：“那小弟只好舍命陪君子，抱病和你去胡混吧。”

项少龙其实并没有什么事，只因失血太多，故而脸色苍白。但经过半晚一天的休息，恢复了体力，只是伤口仍隐隐作痛吧！

到了解府，善柔见到他的模样，吓了一跳，支开解子元，私下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项少龙苦笑道：“给你的师傅捅了一剑。”

善柔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项少龙以最快方法，扼要地把昨晚的事说出来，善柔尚未来得及说话，解子元回来了，两人只好改说其他事。

离开解府后，解子元有若甩绳野猴般兴奋道：“我们到兰宫媛的玉兰楼去，这妮子对我应有点意思。”

项少龙心想兰宫媛应比凤菲和石素芳更认不出自己，点头道：“今晚全听解兄的吩咐。”

解子元雀跃道：“只要我告诉这柔骨美人今晚是为了作曲而到她那里去，怎样没空她都要来向我献媚的。”

项少龙提醒道：“别忘了初更前定要回家，否则没人可救得了你。”

解子元正容道：“小弟到青楼去，只是想感受那种烟花地的气氛，用以提起心思，绝非有什么不轨企图，有这么的两个时辰尽可够乐了！”

项少龙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解子元忽地叹了一口气，瞧往车窗外雪后一片纯白的世界。

项少龙了解地道：“还在为政事心烦吗？”

解子元苦笑道：“说不心烦就是违心之言，今早我见过二王子，唉！这些都是不该对你说的。”

接着精神一振道：“到了！”

在从卫前呼后拥中，马车驶进临淄声名最著的玉兰

楼去。

在热烈的招待下，两人被迎入楼内。

际此华灯初上的时刻，玉兰楼宾客盈门，非常热闹。

两人被安排到二楼一个布置华丽的厢房，婢女自然是侍奉周到。项少龙奇道：“为何楼内的人都像对解兄非常熟络和巴结的样子？”

解子元自豪道：“别忘了一来小弟的作品乃这里必备的曲目，二来我昨晚特别请仲孙龙给我在这里订房，在临淄谁敢不给他面子。”

此时那叫兰夫人的青楼主持来了，未语先笑又大抛媚眼道：“媛媛知道解大人肯来探她，开心得什么人都忘记了。刻下正沐浴打扮，立即就来，解大人和沈爷要不要点多两个女儿来增添热闹？”

她虽是徐娘半老，但妆扮得体，又有华丽的罗裳衬托，兼之身材保持得很好，故此仍颇为惹眼，最厉害是她纵情言笑，自有一种娇媚放荡的神态，最能使男人心猿意马，想入非非。使项少龙亦不由赞一声齐女不论老嫩，都是非同凡响，善柔和赵致正是其中表表者。

解子元闻言笑得合不拢嘴来，忙说：“不用了！我们是专诚为媛小姐来的。”

兰夫人带着一股香风到了解子元身旁，在两人席间坐下，半个人挨到解子元身上，把小嘴凑到解子元旁咬着耳朵说起密话。

项少龙见解子元陶醉的样子，便知兰夫人说的必是

男人最爱听和受落的说话。

接着解子元和兰夫人齐声笑起来，后者这才有闲把美目移到项少龙身上，媚笑道：“媛媛今晚是解大人的了。沈爷要不要奴家为你挑个好女儿呢？”

项少龙忙道：“在下今晚只是来作陪客。”

兰夫人也不勉强，烟视媚行的去了。

解子元却真个精神百倍，由怀中掏出一卷布帛，令侍婢给他取来笔墨，就那样即席作起曲来。

项少龙不敢扰他，半卧在软垫上，闭目假寐。那两名善解人意的年轻美婢，不用吩咐便来为两人推拿揉捏。

项少龙心中却有另一番感触，至此才深切体会到身份的重要。

自己仍是那个人，但因身份的不同，再不若以前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都成了众人注意的核心人物。像兰夫人便显然对自己不在意。

想着想着竟睡了过去。

朦胧中他似是听到一把柔软得像棉絮的女子歌声，从天外处传入耳内。

他虽听不清楚对方在唱什么，但却感到她吐字之间流泄出无限的甜美，仿佛飘逸得有若轻烟迷雾，使曲子似如在忧伤的水波中不住晃动，清柔得像拂过草原的微风。

项少龙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睁眼时才发觉兰宫媛来了，正伏在解子元背上轻轻咏唱他刚出世的曲子。

对面席上还多了个挺拔雄壮的年轻男子，见他醒来，

隔席向他打了招呼，又全神贯注到兰宫媛和解子元处。

一曲既罢，那年轻男子鼓掌道：“曲既精彩，媛小姐又唱得好，玄华佩服佩服！”

项少龙心中一震，这才知道此人就是仲孙龙之子，名震临淄的剑手仲孙玄华。

解子元倒入兰宫媛怀里，斜目往项少龙瞧来，喜道：“沈兄醒来了，我们喝一杯，今晚不醉无归。”

兰宫媛的美目落到项少龙身上，转了两转，又回到解子元处，不依道：“不准解大人提这个‘归’字，今晚让人家好好侍候你嘛！”

解子元和仲孙玄华对视大笑。

项少龙坐直身体，不好意思的道：“小弟睡了多久？”

仲孙玄华笑道：“我来了足有整个时辰，沈兄一直睡着。若非媛小姐肯开金口，否则怕谁都唤不醒沈兄。”

兰宫媛视自为三人斟酒，有这柔骨美女在，登时一室春意，整个气氛都不同了。

酒过三巡后，兰宫媛挨回解子元怀里，对他痴缠得令人心生妒意。

仲孙玄华向解子元叹道：“佳人配才子，小弟从未见过媛小姐肯这么顺从人意呢！小弟便从未试过媛小姐这么温柔滋味。”

解子元一副飘然欲仙的陶醉样儿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仲孙玄华将承继自乃父的窄长脸庞转往项少龙，双目寒芒电闪道：“家父对沈兄的飞剑绝技念念不忘，不知

小弟能否有一开眼界的机会？”

项少龙心叫来了，微笑道：“至少要等小弟病愈才成。”暗道那时我早就溜了。

仲孙玄华点头，语带讽刺道：“这个当然。哈！沈兄该正是鸿运当头，有了解大人这位好朋友。”

兰宫媛讶道：“什么飞剑之技？仲孙公子不要打哑迷似的好吗？”

解子元笑道：“只是一场误会吧！媛小姐知否沈兄是风大小姐的团执事。”

兰宫媛愕然朝项少龙望来，秀眸明显多了点不屑和看不起项少龙的神态，“嗯”的一声，却没有说话。

项少龙却浑身不自然起来，正打算托病脱身时，兰夫人来了，亲热地挨坐仲孙玄华身旁，呢声道：“奴家想借媛片刻光景，请三位大爷给奴家少许面子，万勿介意。”

兰宫媛娇嗔道：“他们不介意，奴家可介意呢！不过兰姨这么疼媛媛，媛媛怎么介意，亦都要勉为其难！”

项少龙心中叫绝，这些名姬无一不是手段厉害，这么和兰夫人一唱一和，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。

仲孙玄华亦非易与，淡淡道：“是否齐雨兄来了？”

兰夫人娇笑道：“仲孙公子一猜就中，来的尚有秦国的大人物吕大相国。”

仲孙玄华双目电芒闪动，冷哼道：“若论秦国的人物首推项少龙，吕不韦嘛！哼！”

兰宫媛忽然有感而发的叹了一口气，从解子元怀里

站起来，柔声道：“妾身打个招呼，立即回来。”

解子元忙起立恭送，并向项少龙打个眼色道：“媛小姐不用介怀，在下亦在到回家的时候。”

兰宫媛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，不依道：“妾身怎都不会让公子走的，若是这样，人家就留在这里好了。”

转向兰夫人问道：“仲父那边来了多少人？”

今趟轮到项少龙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媛小姐不去招呼一下，那可不太好吧！”

兰夫人笑道：“仲父闻得解大人和仲孙公子在这里，正要过来打招呼！”言罢去了。

项少龙哪敢犹豫，施礼道：“小弟有点头晕脚软，想先一步告退，三位请了。”

不理三人奇怪的目光，大步朝门口走去，刚把门打开，只见兰夫人挽着神采飞扬的吕不韦，迎面而至，后面跟着齐雨、旦楚和韩竭三人。

双方打个照面，吕不韦雄躯猛颤，愕然止步，不能置信地瞪着项少龙这宿敌。

韩竭、齐雨和旦楚显然尚未认出项少龙，均讶然望着两人。

兰夫人更不知什么一回事，笑道：“真巧呢！奴家是刚好碰见仲父和三位大人走过来呢。”

项少龙心中叫苦，进退不得，硬着头皮微笑施礼道：“沈良见过仲父！”

吕不韦眼中掠过复杂无比的神色，旋即恢复常态，呵

呵笑道：“沈先生像极吕不韦的一位故友，真给吓了一跳。”

韩竭刚闻沈良之名，眼中掠过杀机。

项少龙却知吕不韦已认出自己，只是不揭破吧！退入房去，免得拦在门口。忽然间，他涌起滔天斗志，再没有任何顾忌。

说实在的，他已非常厌倦伪装别人的把戏。

吕不韦带头进入房内，仲孙玄华等忙起立致礼。此子刚才还表示不把吕不韦放在眼内，但看现在连大气都不敢透出一口的样子，便知他给吕不韦的威名和气势震慑了。

解子元让出上座，自己移到项少龙那席去，因这一个房只有四个座席，故此须两人共一席。兰夫人见兰宫媛仍缠在解子元旁，遂亲自侍候吕不韦。

兰宫媛挤在项少龙和解子元中间，忽然挨到项少龙处，低声问道：“沈爷为何又不走？”

项少龙苦笑道：“这么走太没礼貌了。”

吕不韦先举杯向各人敬酒，接着的一杯却向着项少龙道：“凤小姐有沈良兄为她打理团务，实是她的福气！”

项少龙知他看穿自己暗中破坏他对凤菲的图谋，微笑举杯回警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小弟只是量力而为！”

众人大讶，若论身份，两人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可是吕不韦进来后，注意力似乎全集中到项少龙身上去。

齐雨、韩竭和旦楚等三人与项少龙接触的机会少之

又少，当然无法像吕不韦那样一个照面就认出项少龙来，无不心中纳闷，为何吕不韦竟像是认识和非常重视这个小人物呢？

兰夫人边为吕不韦斟酒，边讶道：“仲父和沈先生是否素识？”

吕不韦眼中闪过深沉的杀机，淡淡道：“确曾有过来往，异地重逢，教人意想不到。”

众人听吕不韦语气里充满感慨，显是非常“看重”这沈良，无不对此人刮目相看。

项少龙心知肚明吕不韦现在脑袋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杀死自己，心念电转道：“今趟来临淄，哪想得到会见到这么多老朋友。”

吕不韦闻言大感愕然，更且沉吟不语。”

项少龙当然明白他的难题，就算给他以天作胆，亦绝不敢公然行凶杀死他这上将军。因为只要小盘事后知道吕不韦曾在这里见过他，然后他项少龙又忽然给人杀了，他吕不韦就休想脱罪。

所以只有在谁都不知项少龙就是沈良的情况下，吕不韦才可逞凶。

他甚至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此事，以免日后会泄出消息。尤其是齐人，因他们绝不想负上杀害项少龙的罪名。

仲孙玄华对项少龙的态度完全改观，试探道：“沈兄原来相识满天下，难怪与韩侯和龙阳君都那么稔熟。”

这么一说，项少龙立知团内有仲孙龙的线眼，说不定

就是沙立一系的人。

吕不韦则雄躯微颤，显然知道失去了杀害项少龙的机会，甚至还要保护他不被别人加害，否则将来可能还要蒙上嫌疑或负上罪名，情况不妙之极。

众人都呆瞪着项少龙，不明白这个凤菲歌舞团的新任执事，为何能得到各国公卿大臣的器重。

项少龙举杯道：“这都是各位给的面子，小弟敬各位一杯。”

众人弄不清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一脸茫然的举杯回敬。

吕不韦却知项少龙在警告自己莫要轻举妄动，喝罢正容道：“沈兄这两天是否有空？可否找个时间再碰碰头，又或吕某亲来拜候。”

此番话一出，各人都惊讶得合不拢嘴，这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以吕不韦的身份地位和一向睥睨天下的高傲自负，怎会纡尊降贵的去见这沈良？

项少龙微笑道：“相见争如不见，仲父三思才好。”

众人一听更由惊讶变成震骇，知道两人的关系大不简单。

原本以酥胸紧挨着吕不韦臂膀的兰夫人，亦忘情的坐直娇躯。

兰宫媛则美目一瞬不瞬的在旁边凝视着项少龙。

吕不韦眼中闪过怒火，低头看看手上的空杯子，沉声道：“沈良毕竟是沈良，哪天吕某听到沈先生独闯仲孙府，

就该猜到沈先生是故人了。”

仲孙玄华立即不自然起来，干咳一声。

项少龙心中暗骂，知吕不韦不单要挑起仲孙家和自己的嫌隙，还想把自己真正的身份暗示出来，最好的结果当然是像仲孙玄华那类剑手慕名来向他挑战，若在公平决斗下杀死自己，小盘亦难有话说。但当然吕不韦不可直接揭穿他就是项少龙，所以才说这么含糊。

室内此时静至落针可闻，远方传来管弦丝竹之音，气氛奇异之极。

项少龙淡淡道：“那天全赖仲孙兄的令尊高抬贵手，又有李相爷在旁说项，否则小弟恐难在这里喝酒和听媛小姐的仙曲了。”

仲孙玄华见项少龙给足面子，绷紧的脸容放松下来，兴奋杯敬道：“哪里哪里，只是一场小误会！”

解子元这时才有机会说话，笑道：“真的只是小小误会，大家把这杯喝了。”

且楚等仍是一脸狐疑，心神不属的举杯喝酒。

兰宫媛先为项少龙添酒，才再为各人斟酒。

项少龙趁兰宫媛离席，两人间少了阻隔，凑过解子元处低声说道：“别忘了嫂夫人的嘱咐。”

解子元一震嚷道：“各位见谅，小弟要赶回家去！”

第二章 开心见诚

项少龙回到听松院，那居心叵测的池子春在主堂前迎上他道：“小人又有要事要向执事报告。”

项少龙虚与委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池子春左顾右盼后，低声道：“不若借一步到园内说话，那就不虞给人看见。”

项少龙皱眉道：“这么夜了！什么人会看到我们？”

池子春煞有介事的道：“其实我是想领执事到园里看一对狗男女幽会。”

项少龙愕然半晌，暗忖难道今早还誓神劈愿的董淑贞在说谎话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是二小姐吗？”

池子春点头道：“还有沙立，若非我一直留意谷明等人，仍不知他们安排了沙立偷进来。”

项少龙心中无名火起，冷冷道：“带路！”

池子春喜色一掠即逝，带路绕过主堂，沿着小径朝后园走去。

踏入花园时，四周寂静宁谧，明月高挂天际，却不觉有人。

项少龙心生疑惑，问道：“人呢？”

池子春指着后院远方一角的储物小屋道：“就在柴房里，我们要小心点，谷明等会在附近给他们把风，执事随小人来吧！”

不待他答应，迳自绕过后院小亭左方的花丛，看来是想由靠后墙的小径走去。

项少龙大感不妥，董淑贞若有和沙立勾结，私下见面绝不稀奇。但在目前这种形势下，他今早又曾怀疑过她和沙立的关系，照理怎都不会仍要在这么局促的地方幽会。想到这里，脑海浮现出池子春刚才的喜色，那就像因他中计而掩不住得意之情的样子。

池子春走了十多步，见他木立不动，催道：“执事快来！”

项少龙招手唤他回来，把他带到一丛小树后，道：“我尚有一事未弄清楚。”

池子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项少龙指指他后方道：“那是谁？”

池子春愕然转身，项少龙抽出匕首，从后一把将他箍着，匕首架到他咽喉处，冷喝道：“还想骗我，二小姐仍在她的闺房里，我亲眼看到的。”

池子春颤声道：“沈爷饶命，小人不知二小姐返回房间了。”

只这句话，便知池子春心慌意乱，根本分不清楚项少龙只是诈语。

项少龙以毫无情绪的语调冷冷道：“谁在那里伏击我，只要你敢说不知道，我立即割开你少许咽喉，任你滴血致死。”

池子春的胆子比他预估的小许多，全身打震，哆嗦道：“沈爷饶命，是沙立迫我这么做的。”